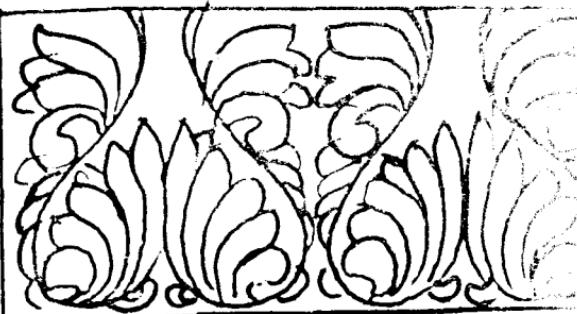


# 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

吉林人民出版社

1206.7/44



# 丁玲生活与 文学的道路

王中忱 尚侠

吉林人民出版社



# 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

王中忱 尚侠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 $\frac{1}{2}$ 印张 6插页 210,000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790 册

书号：11091·74 定价：1.05元

## 第五

信佳了。到了清朝的中十七年，十八年来管理教育工作  
的慈林子清。~~她~~。金婉也是正子校里一个有名的学生。她十岁就在里面读了九年书。因为她的胆子很大，  
每年都在她的名字贴在学校的前门。村子里的人们都称赞她的小字  
是勇敢的她。但她也是第一次来说。~~她~~她  
有一种欢喜帮助人、乐于助人的性格。她伯父的墓园子花，连同  
看守她。她的愉快也常常传染给别人。人都喜欢和她在一起。~~她~~她父亲对诗人的深刻的印象却很不有影响。  
响在她身上。不知道她的时候，也许要流连她的香气。  
她一十五岁那年，当她在道上看见谁，把墓碑草上或  
洗的衣服太久了，她就跑过来擦着替~~她~~（~~她~~）~~她~~的  
拿。帮助他连回家去，她就以为能帮别人一些忙而满足。  
她虽然一天天高了，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可是她~~仍然~~  
单纯。偶尔有只有一年青男人向她注视她，她便用诧  
异的眼光看着他，但很快便说出来：“看你的样子，要我  
也不得了。”有时女人~~她~~最喜欢看她，她很高贵，像个孩子  
~~她~~她美丽端庄，却从没有完全露出自己的本性。她的胆量  
和刚直勇敢的胸脯。

胡伟  
中物 105-

素面收齐。

对你的来信提出的问题简要答复如下：

1. 那些年你读大学时是旁听生。

是的，你要年轻时上过大学，但大学教育只是反映当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和农民在斗争中所起的作用。那都是生在农村的农民才有的经历。

3. “左”“右”“中间派”这一套偏见在写作中，我没有经历过。我写的是<sup>小说</sup>，我当作家能够把所喜欢的人都写进书里，能活下来，能跟读者有以类趣。

以上答复。

丁玲

1981.5月

丁玲近墨

DC71110  
美丽的心理

——序 《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

一九七九年初，睽别二十二年的丁玲，突然回到了北京，我听到消息马上到文化部招待所去看她。敲开房门就见到陈明。他一见我连忙说：“好，你来了，赶快进来！”把我带到丁玲的居室，让我们坐下话旧，自己就匆匆忙别的去了。我紧紧握住丁玲温暖柔软的双手，久久地、久久地注视着她。二十二年没有见面了，丁玲已经满头白发，一脸皱纹，皤然老人了，多么残酷的岁月呀！二十二年，在国家与人民的历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刹那间，但作为一个人，一生中能有几个二十二年呢？这二十二年，在我的感觉中，丁玲好象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关于她的消息几乎都是飘飘渺渺的。然而这二十二年，终于象恶梦一样过去了，现在我又重新见到她。的的确确，她就是丁玲，并不是别人。她的气宇仍然如此轩昂，她的笑容仍然如此亲切，她的炯炯有神的智慧的眼睛，仍然闪烁着青春的光焰。我好象见到的不仅仅是二十二年前的她，我也同时见到了五十年前的她。多么艰难的道路，多么痛苦的折磨，终于不能把她摧毁，丁玲仍然还是丁玲！

我们不知有多少话要谈，我们的话是谈不完的。我们谈

到一个一个旧友的状况，毫不例外地都经历了共同的劫难，有的已经永远不能再见，有的又重新跃马上阵了，但是独独没有谈到她自己。我没有问她这二十二年是怎样过来的，她也没有告诉我，好象我们昨天刚刚见过面，经过的情况，在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

这位在二十年代后期，象彗星似的出现在文学天空中，光华四射，才情横溢的年轻的女作家，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她的《梦珂》她的《阿毛姑娘》，给新文学创作展开了一个新的境界，深深震撼了大革命惨遭失败后万千青年男女的心灵。我在初次参加《左联》的集会上认识她。那正是革命运动与革命文学运动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白色恐怖弥天盖地而来，血腥的空气令人窒息，《左联》五烈士喋血龙华，我们的队伍丧失了最优秀的战友，丁玲被夺去了生活道路中最亲密的亲人。这对她是一个比别人更大的沉重的打击。但是最大的悲痛给了她最大的力量，她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来回答反动政府给她的迫害。

她在《左联》参加领导工作，主编刊物，指导创作，成为《左联》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员健将。她也是作为革命作家，最早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的作家之一。她常常打扮成上女工的样子，到上海郊区的工人草棚去，结交许多工人朋友。当然在那儿，四边都闪烁着反动派的特务和资本家雇用的工贼走狗的毒眼，一个外来者的行动是随时可以遇到危险的。她作为一位领导成员，并不是发号施令，鞭策别人去奔走活动，而自己则深居简出，留在安全地带，她也并不因为当时已成为一位知名作家，只要闭门写作就算完成了自己的

革命任务，她总是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常常奉命出发，到马路上去散传单，贴标语，随时冒被捕和“格杀勿论”的危险，勇敢地站在队伍的中间。当九一八到一二八这一段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时间，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市民群众进行示威，开市民大会，浩浩荡荡包围枫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其中在“左联”的队伍中就有丁玲，大家一边高呼抗日的口号，一边在夹道林立的军警中冲锋前进，三拳两脚砸烂市政府的大招牌和大门前的岗亭。丁玲一手拿着小红旗，一手撩去被汗水沾贴在眼上的长刘海儿，笑着回头对战友说：“我们现在好象到了苏区啦！”正因为丁玲一刻也不肯离开群众火热的斗争，也就使她的创作力十分旺盛，比谁都多产，一篇又一篇地迅速及时地写出反映当时的斗争，也为文学创作划一个时代的《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多事之秋》，以及《韦护》、《母亲》那样不朽的杰作。

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正当丁玲接任《左联》书记处书记的时候，反动政府的卑劣的袭击，使她突然失踪了。他们不敢公开逮捕她，便用了秘密绑架的方式。一个曾经被绑架队伍裹胁，目睹当时情形，而逃出来的人说，丁玲一见到面临目前的情势，一点没显出慌张的神色，而是从容不迫地打开衣柜，收拾几套替换的衣服，就与来联系工作的潘梓年一起，坦然地被架出了家门。接着，由于又来了联系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应修人，与留守的特务拒捕搏斗，坠楼牺牲，曝尸通衢，反动派的秘密才被暴露了。反动政府把丁玲禁锢到最秘密的黑窟里。绝口否认逮捕了丁玲。在种种威胁利诱下，丁玲坚定地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对特务的威胁

利诱报以轻蔑的一笑。当时外界一点也不知道丁玲的下落，大家以为她已经被害不在人世了，鲁迅先生为此写过悼诗。后来偶然有一位“投诚”了国民党的过去的作家从南京到了上海，透露了音讯，才知道“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那时国民党御用的反动报纸，捏造了种种关于她的谣言。但她在那一群魔鬼的包围中，对峙达三年之久，终于找到了党，并和党取得联系，得到党的帮助，逃出了魔窟，奔向陕北，到了保安，“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很快地穿上军装，带一个战地服务团，走上了抗日战争的前线，并且在战斗生涯中重新拿起搁置了三年的创作的笔，写出了一篇篇的新作，并完成最大杰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当时我正流动于抗战后方，远在敌后的昔时的战友们，由于国民党与日寇的重重封锁早已断绝了音问，只和丁玲有时候还能取得联系，记得一九三八年的初冬，广州沦陷的前夕，我正在这大轰炸的危城中寻找战斗的道路，接到了一封“肤施丁寄”的来信，她很不客气地责问我：“你这样跑来跑去，到底作什么打算呀？”我真不知道在那样的连天炮火中自己如何继续奔赴战场，她的一封信给了我有力的鞭策。

一九三九年我潜居在上海《孤岛》，秘密编辑《文艺阵地》时，她给我这样一封信，诉述自己在延安的生活：

……你猜我累病了，有一些，服务团从十一月二十日到冀察晋去后，我就入学了。跑着路时一切都好；一停下来就病了。学校里冷得要命，没有火还是小事，有了火我就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守在火边，于是痔疮大发，在

学校忍受着痛苦。过了两个月，没有办法了，只好到医院，施过两次手术，住了两个月，现在又依然故我的回来了……你以为在学校里会有空些，实际相反，一分钟都分配好了，看参考书都看不完，这已经弄得没有时间。即使星期天稍微可以自由些，又总有几个熟人找来玩玩。进一次合作社，不特须要玩（设有娱乐），而且也许找一点肉吃，总愿意换个地方坐坐了。现在呢，因为生产运动，全校已经突击两星期了。适夷，这真伟大，每天队伍出去，站在荒凉的山上，可是回来时，就多成为被开垦的处女地。踏着那些被翻开了的泥土，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呀。两个星期开了一千多亩地，而我们还不停止工作与学习呢。现在还要继续，还在帮助别人，今天到鲁艺去了。你想，忙得连洗澡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还有什么时间写文章，（我在医院写了一些都未完），有了时就寄给你……服务团已到晋冀察颇活跃……。

全国解放使我们在北京愉快地见面。这当然已经不是西窗剪烛的时代了，人人奔忙于自己的工作，相响以湿，相濡以沫的旧友，自不免相忘于江湖。但人们怎样会想得到，在革命胜利以后，她还得交上二十二年的华盖运。

一九五五，一九五七，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会，黑压压地坐满了静默无言的观众：“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满天星斗似的罪名，一齐落到了她的头上。五五年戴不成“反党”的大帽，五七年却真格地被划成了“右派”。在最后一次大会前我偷偷到多福巷她的家里去看她。她忧郁地说：

“真给我划一个右派，这往后的日子我可怎么过呀！”然而她真被划成了“右派”，而且她还是学会了怎样过她往后的日子。她拒绝了允许她留在北京免除下放的特殊照顾，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劳动。一位才华绝代，得过斯大林奖金，享受国际声誉的名作家，一下子就在化日光天之下，消声匿迹了。

作为作家，她无时无刻不寻求与群众在一起的机会，下放劳动现在成了她更好的深入群众的机会了。在严寒的北大荒汤原国营农场里，她专心一意地喂养鸡群，她满腔热情地当文化教员扫除文盲。人们开始是好奇地，从远远的距离，侧目这位鼎鼎大名的“大右派”，以后老乡们，孩子们，渐渐地，一群一群地围绕到她的身边。人家先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地叫她“右派”，以后亲热地叫她“老丁”，最后则改成尊敬的“丁老”了。这一过程整整经历了十二年，从一个“不可接触的人”，变成了受人爱戴的长者。

当然，到了林彪与江青一伙横行的日子，更重更大的灾祸又落到了丁玲的头上。有人说：“这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大右派，这回得给她看看颜色了”，把她揪到牛棚里挂上大牌子批斗。另一些群众却把她从这个牛棚里抢出来，说：“老丁嘛，一头死老虎，有什么好斗的”，藏到另一个牛棚里去，把她保护起来了。然而谁也保不住她，她在劳动间隙坚持写下来的原稿，被没收和销毁了，她终究还是被投入到牢狱里，继续饱尝在过去没有尝够的铁窗风味。五年牢狱生活和以后在山西长治太行山下嶂头村的幽居，谁也不知道丁玲在哪里，她在过着怎样的年月，而丁玲终于又飘然地出现在北京。她满腔笑容地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她在文代会的大会上，

象娓娓清谈似的作了亲切动人的发言，一阵阵的掌声打断她的话，一阵阵掌声又催她继续讲下去。从她的言谈风度中人家一点也见不到她的脸上有一丝半缕的阴影，也见不到她的心上留下了什么伤痕。她的眼睛总是望着美丽的前景，过去在她的身上已经变成了过去。

纵使她的身上落下各式各样的疾病，到七十多岁的高龄还不得不在医院接受较大的手术；她弯不了腰，不能长时间伏案写作，她便在胸口挂上一块木板，站着写稿。她把被销毁了原稿的作品，重新写出来，写下去，又写出一篇篇的新作。出现在报纸和刊物上。她的被成为禁书的过去的作品，也一本一本地重印出来了。二三十岁的年轻一代，只知道丁玲的名字，却到今天才看到丁玲的作品，对他们，丁玲成了一个传奇的英雄，谁都争先恐后地想瞻仰她的风采，倾听她的谈吐。

说丁玲把过去都忘却了，这句话也是不全面的，她没有记下个人的恩怨，有外国记者问她：“你受了那么多年的灾难，为什么你还那么爱你的党？”是的，她对党，心中没有一点芥蒂。她微笑着说：“当我在受难的日子里，我的党也在遭受着损害！”她和党是同命的。苦难使她更热爱自己的党，更热爱自己的人民。她永远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她也永远不忘在苦难中共过生活，给她温暖，和她亲近的北大荒的老乡们。回到了北京后，那儿的老乡惦记着她，有机会上京就来看她，她也总是记着他们。在今年，意外酷热的北京的夏日，她不去庐山也不去北戴河避暑消夏，却冒着酷暑遥遥地回北大荒探亲去了。在那里，从农场的领导、干部、工人和家

属，连同周围的老乡，男女老小都是她念念不忘的亲人。这是人民作家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的连系。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今天重新出现在文学斗争的前线，不管经历如何曲折，道路如何坎坷，丁玲的一颗美丽的心灵，是永远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的。

尚侠和王中忱两位年轻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以丁玲研究为专题，长年以来，苦心毅力，孜孜不倦，付出大量的劳作，终于惨淡经营地完成了《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部二十余万言的研究著作。他们索序于我。我与丁玲虽为历时半世纪以上的旧交，近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和国外的研究工作者找我来了解丁玲。但是很惭愧，我爱读她的每个作品，却说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我只从丁玲的作品，也从丁玲的为人，感觉到一颗美丽的心灵。正是这颗美丽的心灵，使她能够创造出而且在继续创造着文学上的辉煌的业绩；也正是这颗美丽的心灵，使她有惊人的力量，走过大半生匪夷所思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传奇式的超群拔类的卓越的存在。一个人，假如不是无私忘我，胸怀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不可能会有这样美丽的心灵的。我们当代文学今天最高的任务，也就是在年轻一代中培养这样美丽的心灵。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之患也在于好为人序，但是义不容辞，只好自说自话，以此短文，报答两位青年友人的再三的嘱托。

楼适夷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北京



丁玲近照

新民主女神五十年代初

(倪平长摄)



△一九三一年丁玲在上海  
(史沫特莱摄)



△1947年丁玲在河北乡下

△1954年丁玲在莫斯科  
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  
(右胸前为斯大林奖章)



△一九三八年丁玲在延安



△1932年与王剑虹在湖南  
(左为丁玲)

# 目 录

<b>第一章 生活这样开始</b> .....	<b>1</b>
常德——母亲 .....	1
“五四”的雨露 .....	7
“任性地飞” .....	14
<b>第二章 早期的创作</b> .....	<b>24</b>
叛逆女性的苦闷绝叫 .....	24
莎菲的个性特征 .....	35
探索心灵的艺术 .....	42
莎菲之于丁玲 .....	49
<b>第三章 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b> .....	<b>56</b>
丁玲与也频 .....	56
主编《北斗》及其他 .....	67
从《韦护》到《水》 .....	75
中篇《母亲》 .....	93
南京三年与《意外集》 .....	103
<b>第四章 在抗战的烽烟中</b> .....	<b>115</b>
到前线去 .....	115
小说创作 .....	124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	146
散文创作 .....	160

<b>第五章 艺术的里程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b>	172
长篇的产生	172
变迁中的乡间画图	179
一群活动的人	190
艺术特色与成就	209
<b>第六章 火中追求真理</b>	229
跨到新的时代来	229
脸上刺字的流囚	236
创作的新开拓	247
<b>第七章 结语——丁玲的创作个性</b>	259
跟着时代前进	260
严峻的现实与美好的憧憬	268
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	271
浓郁抒情的叙事的风格	276
<b>附 录</b>	
(一) 丁玲作品分类系年	281
(二) 丁玲名、笔名、别名辑注	321
<b>后 记</b>	324